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五三回 老龍王帶病走秦郵 王同知奉諭毀地室

話說老龍王敖廣一到殿外，即喚刀斧手將大太子推出去斬。你道老龍王可是真心要殺大太子嗎？他這一著可算是老奸巨猾，有多少的關顧！第一是曉得濟公同皇帝言出計從，怕得罪了他，輕則皇上貶滴，重則由皇上奏聞玉帝，那就擔承不起；第二是因為濟公此來必有要緊的事，假或事件上關合自家的干係，他或者因此不說，貽誤不淺。所以用這一著，將後勿論怎樣，皆站了自家的腳步；而且還有一層，現今大太子已被濟公用法術壓在制神劍下面，有此一著，他必要收了法術，讓人去捆他殺他，免得自己耐老臉向人家討饒。及至大家跪下求情，老龍王只是望著濟公。那知濟公格外比他乖巧，就同不曾聽見一樣。又聽那去綁太子的刀斧手上來回道：「稟大王，太子的手壓在刀靶下面，再也褪不出來。」此時龍王曉得不上他計，眼見兒子睡在地下吃苦，嘴裡雖說不出，心裡真個急得要死，還是假裡假氣的，「死畜生，活畜生」「拖去捆，推去殺」的亂罵。幸虧鱗元帥有些見識，曉得老大王弄了個騎虎難下，忙走到濟公面前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小主冒犯，多多有罪！有話且請到殿上細講。但不知聖僧此來所為何事？」濟公道：「俺事件甚忙，沒有工夫坐下。今日他家好兒子打俺和尚、罵俺和尚，都是小事，俺且問你，皇上封你這姓敖的做個龍神，還是叫你幫著國家管水怪的，還是叫你幫著水怪害國家的？」恰巧濟公這兩句話，雖然說得不高，已被老龍王聽見。這位老龍王由周朝封神之後，直到如今可算管理東海二三千年，周周正正是一個老公事，他聽濟公這樣說法，以為濟公此來必因為老龍王拱壩之事。暗道：「這件事我不怕他，現有玉帝的旨意可憑，雖有老龍助力，卻不是老龍私下作主，諒他扳我不動。」主意想定，便大著膽走到濟公面前說道：「聖僧你這是什麼話，怎樣說我姓敖的幫助水怪害國家！這話大大的有關於我的聲名，倒要請你還出個真憑實據來呢！我這地方位分雖小，也是玉帝敕建的王庭，何能聽你們任意的蠻鬧！」濟公聽說，暗笑道：「怪道人說敖老頭子的公事利害，他同俺還來下這番言辭呢！也罷，待俺來將他口供拷定，然後再告訴他，叫他沒得回嘴。想罷，便說道：「龍老頭子你說你不曾幫著水怪害國家，叫俺還你個真憑實據。俺若還出你真憑實據來了，你便怎樣？」老龍王道：「若有了真憑實據，聽你皇上面前、玉帝面前，無論怎樣參罰，我敖光絕不辨本；若是捕風捉影弄舛了，你便怎樣呢？」濟公道：「聽你怎樣，俺從不回嘴，只要除掉禁止吃燒酒、狗肉這兩款就是了。」濟公說完，那殿上殿下的人不禁哄堂大笑。老龍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說罷！」濟公道：「用不著俺說，你去問一個人就是了！」說著一把就將老龍王拖到大太子面前，指著大太子說道：「你代俺問他，他因何把龍宮裡的五雷龍火罩借了把癩頭龜，將欽命督修河工的張大人罩在龍王廟裡，這不叫做幫著水怪害國家嗎？」

老龍王聽說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登時就同半截身子丟在水裡一樣，便氣噴噴的向大太子問道：「可是有的嗎？」大太子睡在地下，把頭點了兩點。老龍王此時真個恨不得要把大太子捆出去殺掉才得稱心，就是滅門絕戶的拎直腿來就踢了一腳，把個大太子踢得沒命的怪喊。復轉過身來向濟公恭恭一揖道：「孽子犯法，在下實係不知，還求聖僧原全一點，事後在下自將家法把這孽子處死。那癩頭龜精，立即便遣將官去把他捉來，以正國法！張欽差那邊自然著人陪聖僧過去，將法寶收回，一切總要求聖僧不可認真辦理！」濟公笑道：「敖老頭子，你此時該不得賴了！但俺和尚做事，向不格外苛求，老龍諒你也捉他不到，他自另有去處；你家龍種，他把張欽差限在龍王廟暗室裡，吃了兩天兩夜的虧，俺也用寶劍把他格在這裡，受兩天兩夜的罪，這叫做公平正道。但張欽差命在須臾，你就同俺走罷！」老龍王道：「在下實因有病，著驚丞相陪聖僧一去如何？」濟公道：「也好！既然如此，就讓令丞相去救張欽差，俺同你且到玉帝面前，求玉帝代你請一個天醫星看一看病也好，難得有這種幫著水怪害人的龍王，不要當一點事嗎？」老龍王聽說，便嚇得連二三的招呼道：「我去我去！」當下濟公在前，龍王在後，將要作法，龍王道：「聖僧前請，在下走路去了。」說罷忽然不見。

及至濟公到得廟時，老龍王例已經將五雷龍火罩收去。濟公情隱身法先在廟中望了一望，見得幾個親隨大驚小怪的議論道：「怎麼老爺怎晚回來，今日一早門不開戶不開又不曉得到那處去了？這兩日老爺神出鬼沒的倒很有趣！」濟公聽了一息，又走至前殿，暗暗便上了樓，走至暗室，到了廂屋裡面，見張欽差盤坐地下，鼾呼大睡。濟公便把衣袖向他臉上拂了兩拂，忽聽張欽差喊了一聲「好夢」！把眼一睜，卻見濟公站在面前，真個喜出望外。濟公道：「龍宮之事你該明白，諒情不待我說了？」張公道：「奇極奇極！我們便走罷。」濟公道：「讓俺在前，俺順便把他機關破去，免致來毀地室的人受他暗害。」就此走出廂屋，指著對張欽差道：「你看去，門不是已關了嗎？要推此門，必要先將旁邊這小螺絲轉扭足，然後一推就開；若不扭足，這門輕推便推不動；若用力推去，便觸動機關，登時腳下石板翻起，人遂跌下。」張欽差此時可憐已餓得頭暈眼花，那裡還能查看？濟公見他這樣，心中明白，忙向腰間掏出一粒兒藥，交張欽差嚥下，突然精神長旺，腹中又一點不饑，便細微末節看看。

濟公把各處的機關破完，然後走到前殿，恰巧工程所裡兩個委員，因欽差不曾到所，特來回稟要公。欽差便把他們邀入客廳坐下，指著濟公道：「這位就是西湖聖僧，敕封大成廟方丈濟公。」兩個委員隨即上行禮。濟公道：「不必，你我已在一起兩月了，還這樣客氣怎麼！」二人茫然不解。欽差便把初八日怎樣遇妖精，迷入地室，怎樣聖僧改變形象催促編工，怎樣到龍宮著龍神來收法寶說了一遍。兩委員嚇得連舌頭伸出來都收不進去的樣子，連說道：「這都是聖僧的法力，大人的德行，皇上的洪福，萬民的運氣！」欽差又問道：「這兩日同知可曾得壩上來嗎？」委員回道：「此時尚在工程所裡呢。」欽差道：「你們回所的時候著他到來，說我傳他有事呢！」兩委員連聲是兒是的答應過了。跟後便將稟問的公事問了兩件，告辭而出。張欽差便一面叫人趕辦酒菜，一面叫人打了面水來淨面。不上一刻酒菜俱到，張欽差陪著濟公對酌，正然談那龍宮裡的富麗，只見親隨進來稟道：「外面秦郵同知過來稟見。」張欽差道：「傳他進來。」這同知已在工程所聽了兩委員說這段怪事，走上前來先向欽差請安，然後又給濟公請安。張欽差順便就邀他同座吃酒。

那同知可巧也是個酒客，他本是沛縣的人，進士出身，姓王，名叫棟，別名叫做王酒鬼。當下三人杯來盞去，欽差趁便向同知問道：「請問貴府到這裡任事幾年了？」王同知知道：「卑職蒙大人的栽培，在此地已三年了。」張欽差道：「這龍王廟因何沒有和尚住持，你曉得的什麼原故？」王同知知道：「說來話長。前年卑職初到任時，因這年秋水未曾為患，特來此處大王廟拈香，忽見香案裡面有女子花鞋一隻，即疑惑和尚不甚安靜。就改了裝扮到此問他借宿，他立意不肯。後來細細打聽，知道這和尚奸盜邪淫無所不至，但他住持這廟已三〇餘年，兼之名聲雖醜，卻又拿不住他的實跡，只得辦了他一個押逐，將他逐出，把廟封鎖。查廟這日，卑職並親自到此，上下裡外逐一細看，並無形跡可疑之處。適才卑職到所，說這廟後有暗室，被水怪將大人迷入，幾乎送命。這都是卑職疏忽之罪，求大人還要包涵一些！」說罷，站起身來打了一恭。張欽差道：「這事不關你事，獨怪前任各官何以全無知覺，以致讓他謀此不軌。惟今之計，你代我一面緝獲該僧，一面著匠人將暗室毀去。所幸各處機關皆被聖僧破掉，裡面並無險錯；但各門之下，須將木板石板一律揭開，查點有無屍骨等情。飯後我同貴府一道進暗室認一認門路，限三日即將此事辦清，我專候這事完結即要起行。」王同知連聲諾諾。張欽差因公事甚忙，不能慢慢吃酒，忙叫親隨上飯。濟公他到此時，真個心滿意足，自然放開肚皮吃他的菜灌他的酒，這也不須多言。

張欽差、王同知二人飯已吃完，淨面之後，張欽差便喊過四名親兵，點了燈球，就陪了王同知由前殿東閤門進裡上了樓，走到神龕背後。王同知知道：「怪道卑職因何查點不出呢！那曉得他的門安在神龕旁邊。」就此頭道門、二道門、七道樓梯，一直到明間及鐵柵欄的廂屋，一一指點清楚。王同知統統記明路徑，仍同張欽差一同出外，作別回衙。張欽差關會了親隨伺候濟公的酒，自己便步行走到工程所，叫各委員幫同把報銷冊子，限三日一律辦齊；又擬了一個河工出力人員保舉的折稿，交代派人騰清。各委員暗暗歡喜，沒一個不稱贊張欽差辦事有乾。到了三日，各委員將報銷冊子辦齊及奏稿一律寫好，統統交到。王同知又將龍王廟拆毀地室情形，並起出女屍骨三具，及拆開瓦木料若干、化費工土若干，一一稟報。張欽差又照會王同知趕將在逐和尚緝獲嚴辦。便發出

起馬牌，□月□三日未時起馬，各官仍在接官所恭送。正向各官作別同濟公預備登舟，只見王同知有一親隨，飛步來前向張欽差請了個安，送上一封湖西營的文書。但不知湖西營因何有信到欽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